

寻找爱情的

邹小姐
下

匪我思存
feiwoxicun
works

Never
leave me
alone

【寻她】
FIND HER

匪我思存

著

FEIMOSICUN
WORKS

22

NEVER LEAVE ME
ALONE

寻找爱情的邹小姐

〔下卷〕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寻找爱情的邹小姐 / 匪我思存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4.8

ISBN 978-7-5104-4487-6

I. ①寻… II. ①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4163号

寻找爱情的邹小姐 (全二册)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匪我思存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单诗杰

封面绘图: 三 乖

装帧设计: 80零·小贾

内文排版: 段文婷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280千 印张: 15

版 次: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4487-6

定 价: 49.80元 (全二册)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客服电话: (010) 64810892

天涯不过也就是这么近，
而天涯也已经那么远。

© Chapter 08

UNDERCURRENT

我的呼吸一窒，鼻端全部都是他的气息，
又冷，又香，
是一种说不上来的奇特气味，
好像是薄荷的味道，
又好像是茶叶的香。

■■■■

我仿佛回到那个纸醉金迷的夜总会——钻石豪门，我站在包厢里，空气中有甜腻的香水味，洋酒的酒气，果盘的甜香，还有陌生的，我说不上来的气味，后来才知道那是雪茄燃烧出的香气。

那时候苏悦生未置可否，他问我：“我为什么要帮你呢？”

“你不是挺讨厌程子慧吗？”

“那也得有让我出手的理由啊。”苏悦生笑得还是那样深不可测，“我这个人最讨厌白干活了。”

我不敢说我出钱，怕他翻脸拿酒泼我，苏家人什么都不缺，更别说钱了。我鼓起勇气问：“那你想要什么报酬？”

苏悦生反问我：“你猜猜看？”

我猜不到，心里直打鼓，说不出来为什么自己会紧张。

苏悦生反而十分轻松似的，他指了指包厢偌大的空间，问：“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？”

我重新四处打量了几眼，老实说出非常直观的感受：“销金窟。”

他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雪白牙齿闪闪亮，他说：“其实也没多大点事儿，我手头缺人，这个地方是个朋友盘下来了，想找个人来代为持有，我答应替他找个人，我觉得你就挺合适的，你觉得呢？”

那时候我稀里糊涂，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后来才知道代为持有是种常见的手段，夜总会毕竟是捞偏门，有钱人不乐意自己出面当法人，总得找个信得过的人来。

那时候我年轻，觉得这确实没多大事儿，背着我妈我自己就答应了。

我的名字写在本城最大的一间餐饮娱乐公司营业执照上，我成了钻石豪门的老板——名义上的。

苏悦生说到做到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很干脆地让程子慧不再折腾我妈。那段时间我很快乐，我跟程子良也不怎么吵架，我妈的生意恢复正常，我自己在大学也混得不错，还在广播社团里被选为副会长。

我跟程子良的关系是什么时候改变的？好像就是那一

年，快要过年了，我妈突然知道了我仍旧在和程子良交往。她反应很激烈，坚决反对。

我那时候毕竟年纪小，对她的话一点儿也听不进去，我妈很生气：“你和他最后能怎么样？别以为现在年轻可以什么都不考虑。他跟你不过玩玩罢了，但女人一旦走错了路，要回头就太难了。”

我非常反感：“我和程子良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再说子良他这个人很认真，他是认真和我谈恋爱的。”

“认真？”我妈冷笑，“哪个男人开头的时候不是甜言蜜语，哄得你相信他真要和你一生一世？”

我沉默不语，也许妈妈就是因为被我爸骗了，所以才觉得天下男人都不可信。

我妈大约明白我无声的抗议，她微微冷笑，说：“既然他很认真，你让他过年的时候到家里来吃饭，你看他来不来。”

我赌气立刻给程子良打了个电话，让他过年的时候来家里吃饭，他有些为难地说，过年期间他得陪姐姐去澳大利亚度假。——

我把原话说给妈妈听，我妈又冷笑一声：“是啊，姐姐当然比你重要得多。他要是真爱你，无论如何会想办法，抽出一天半天时间来一下，哪有抽不出来的时间，只有不愿意应酬的人。”

我气苦极了，在本地人心目中，农历春节是很重要的节日，一定要和家里人团聚的，程子良的家人当然是他姐姐，所以他这样做，也不能说错，但我还是觉得难过。

大约是最亲密最信任的妈妈，都不看好我的这段恋情，让我心里没了底气，有些说不出的恐慌。

我没有把这些事告诉程子良，他曾经留学国外，作风很洋派，也许在他心里，春节也不过就是个假期，所以陪姐姐去度假也很寻常。

他出国去我没有去机场送他，因为程子慧看到我总会失态，程子良在电话里婉转地提了提，我就心知肚明，顺水推舟地说了不去机场给他送行。程子良为了姐姐委屈我也不是一天两天，谁让他姐姐有病呢。

不过在他临走前，我们还是见了一面。我记得那天下雪了，程子良在路灯下等我。我妈妈自从知道他和我来往后，就特别不待见他，我怕她见到程子良会说出什么不好的话来，所以偷偷从家里溜出来。

程子良独自在离我家不远的路灯下，他的车就停在不远处，我本来满腔怨气，看到他头发上落满雪花，我的气也消了。我问他：“怎么不在车里等？”

他把我的手放进他的大衣口袋取暖，他低头在我耳边说：“想早一点儿看到你。”

他呼吸的热气都喷在我耳朵上，痒痒的，我心里也酸酸甜甜的。

那天程子良带我去吃了好吃的海鲜火锅，为了驱寒我们还喝了一点儿酒。送我回家的时候，路上已经结冰了，他开车开得很担心，但我们还是平安到家了。我担心回家太晚被妈妈知道了，所以匆匆忙忙下车就往外跑。

程子良却一把拉住我的胳膊，我都还没反应过来，嘴唇上已经触到一个非常温软的东西——我吓得呆住了，过了好几秒钟，才明白是程子良在亲我，我脑子里乱哄哄的，心跳得又急又乱，幸好他没一会儿就放开我，温柔地说：“早点睡。”

我的脸烫得快要烧起来，初吻啊，原来接吻就是这样，好像感觉特别怪异，可是……唉……反正趁着夜色我慌里慌张就跑掉了，都没敢回头答应程子良的话。幸好程子良怕我妈看见，把车停得很远，我穿着高跟鞋嗒嗒地跑着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慌什么，刚拐过弯，突然一辆车子就亮起大灯，灯光一时刺得我都睁不开眼，我用手背挡住眼睛，过了一会儿对方熄掉了灯，我眼前又一片黑，好半晌才适应，这才发现车边上站着的人是老钟。

老钟是苏悦生的朋友，人人都叫他老钟，其实他年纪也不大，顶多有三十岁。不过在十八岁的我看来，三十岁已经够老了。大冷天的，他穿着黑色的貂皮大衣站在车边，嘴里还含着一支雪茄，颇有几分大老板的派头。我脸上都还在发烫，心里猜度他有没有看见程子良，有没有看见程子良亲我，不过我很快镇定下来，问他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年底了有几份文件得你签。”他把车门打开，“快上来，外头好冷。”

确实冷，还下着飒飒的雪珠子。我钻进他的车里，他把我接到了钻石豪门的办公室。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文件让我签，我一边签一边和老钟闲聊，问他今天有什么甜品吃。

那时候我已经跟老钟混得特别熟了，他常常会找我去钻石

豪门签一些文件，签名的时候还会安排厨房给我做个甜品吃，把我当小朋友一般招待。我就当自己是来写作业，只是这作业内容通常只是签名而已，至于报酬么，反正钻石豪门的甜品被我吃了个遍，吃得我嘴都刁了。我妈带我出去吃饭，最后上来的甜品不论是杨枝甘露还是桃胶炖原梨，我都觉得索然无味。

我签完所有的文件，一抬头，突然发现老钟的衬衣领子上有一抹可疑的红痕，我那时候年轻嘴快，指了指就跟他开玩笑：“刚从温柔乡里出来啊？还带着幌子呢。”

老钟就着墙面上贴的拼花玻璃照了照自己的衣领，一边抽了纸巾擦拭一边就说：“真是……晚上陪着苏先生吃饭，哎哟那几个姑娘太厉害了，我都招架不住。对了，苏先生在四楼包厢里，你要不要去打个招呼？”

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见过苏悦生，自从他帮我妈脱离困境后，我们俩就没见过面，我心心念念应该谢谢他，于是说：“好啊。”

老钟叫了个人来带我上四楼，所谓包厢其实是特别大一间套房，酒宴刚散，却是长窗大开，中央空调呼呼地吹着暖气，倒是安静得很。

带我来的人替我打开门就退出去了，我走在绵软的地毯上，倒有点怯意，心想万一苏悦生要带着个姑娘在这里，我冒冒失失撞进来多不好。想到这里我就立住脚，叫了一声：“苏先生。”

没有人回答我，倒是洗手间里水哗哗地响着，我尴尬地立住脚，在外面餐厅里等了片刻，却不见苏悦生出来。我本来起身打算走了，突然觉得不对，我跑到洗手间敲门：“苏

先生，你在里面吗？”

还是没有人回答我，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片刻，里面的水还哗哗地放着，我又叫了几声，用力拍门，仍旧没有人回答。我跑到走廊里去叫来了值班经理，她立刻用对讲机叫了保安上来，把洗手间的门撞开。果然苏悦生倒在地上。

众人一阵大乱，有人叫救护车，有人跑去找药，最后还是我随身带着药，立刻给苏悦生吸入，这一次他发病很厉害，吸入药物也没能缓解多少，最后救护车来把他送进了医院。

那天晚上因为这么这一折腾，我回家太晚，被我妈妈堵在玄关，她气势汹汹拿着鸡毛掸子，没头没脑就朝我抽过来：“你去哪儿了？送你回来那老男人是谁？还穿着貂皮大衣！一看就不是好东西！”

是老钟送我回家，我撒谎说是学校的老师，我妈更生气了。她咬起牙来额角上青筋直暴，连手里的鸡毛掸子都打折了，又跑到厨房去拿扫把，我吓得连跑都忘记了，只痛得呜呜地哭，她用扫把一杆子打得我差点没扑倒在地上。我妈一边打我一边哭：“你怎么能往邪路上走！”

我挨了这一场打，在家里养了两天伤才缓过劲儿来。可是程子良已经走了，我连诉苦都无处可诉。

等我再次见到苏悦生，已经是旧历年的年底，他已经康复出院了，所以打电话叫我吃饭。他请客的地方自然不差，这一次也是，是在郊外一个湖边，冬天里下过几场小雪，山头上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，湖里结了冰，会所里却很暖和。一整面的落地玻璃正对着湖面，我想如果是夏天，这里

一定很美丽。

那次宴请就我们俩，菜却很多，我都吃撑着了，苏悦生说：“你都救我两回了，事不过三啊，下次你要再救我，我可只有以身相许了。”

我看了他一眼，确认他又在跟我开玩笑，其实我挺担心另外一件事情，今天终于有机会单独见他，趁机向他问清楚：“平时老钟让我签的那些是什么东西？将来会不会让我负法律责任？”

我问得很认真，苏悦生却瞥了我一眼，似笑非笑：“是啊，把你卖了你还得帮着数钱。”

我心里是有点不高兴，把筷子一放就说：“我吃饱了。”

“脾气怎么这么大呢？跟你开句玩笑也不行？”

我没理会他，低头坐在那里玩手机，程子良出国之后，也不怎么打电话来。有时候我发短信，他也半天不回。空间的距离让我产生莫名的忧虑，我字字斟酌地给程子良发着短信，不知道这一次他回不回。

苏悦生忽然说：“想不想要什么新年礼物？”

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他表情很认真似的，我赌气说：“那你想送我什么？我可是救了你的命呢！”我没告诉他，那天晚上救他害得我还挨了我妈一顿打，实在是太丢脸了。

“救命之恩，所以我慷慨一点儿，随便挑。只要我办得到，我都送给你。”

我眼睛转了转，突然想到电视里正在播的《神雕侠侣》，我灵机一动，说：“我还没想好，要不这样吧，等我

想好了再告诉你。”

苏悦生这么神通广大，让他欠我一份人情，那当然是好事。

苏悦生答应得挺爽快的：“好，你想好了就告诉我。”

他话音还没落，我电话就响起来，我一看号码不显示，就知道是程子良，不由得喜出望外，急急忙忙跟苏悦生说了一声“对不起”，就跑到走廊去接电话。

程子良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事跟我说，就是打电话来问一下我好不好，春节怎么过。我本来满心怨怼，但听到他的声音，忽然又觉得全部可以原谅。我们两个絮絮叨叨地说着电话，最后谁都舍不得先挂断。

所有的话几乎翻来覆去说了好几遍，到底还是我催着程子良挂断，电话断线，我的心也重新缓缓沉下去。快乐和愉悦都只是暂时的，困顿和伤感却是长久的，我透过走廊上的落地玻璃看着湖面上的斜阳。冬天的太阳浑没有半分力气，湖面上反射着细碎的粼光。有一只不知名的野鸟，在那里凫水。它游得很慢很慢，孤零零的，从湖里慢慢地游过去。

我在那里不知道发了多久的呆，最后我才想起来还有苏悦生，我回到包厢里，苏悦生正在抽烟，我有点内疚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接电话太久了。”

苏悦生倒是眯着眼睛打量我，唇边还带着丝笑意似的：“程子良的电话？”

我有点不好意思，但也大大方方承认了：“是的。”

“你是我救命恩人，所以呢，有件事我得告诉你。”苏

悦生还是那副表情，似笑非笑，“你知不知道，程子良跟谁去的澳大利亚？”

我心里突地一跳，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。

“程子慧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，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去的澳大利亚。”苏悦生掸了掸烟灰，又瞧了我一眼，“你要沉住气。程子良也不见得就喜欢那姑娘，不过他听他姐姐的话听惯了，怎么也得应酬一下。”

我的脸发涨，耳朵里也嗡嗡直响，苏悦生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可是让我难受极了。男朋友瞒着我跟别的女孩子一块儿去度假，他却说是应酬。

这样的应酬，我实在是受不了。

我咬了咬牙，自己都觉得自己声音难听：“没什么，我能理解。”

苏悦生又是一笑，笑得露出满口白牙：“别介啊，你不能理解，都不用对我说。算我多嘴，来，我自罚一杯！”

他喝了满满一杯白酒，我杯子里不过是果汁，但我连呷一口的兴趣都没有。我默默地看着他，他笑得挺畅快似的：

“你也别担心，我不是还欠你一份礼物么？到时候你要真不高兴，我就去帮你搞定那姑娘。你就放心吧，我跟程子良，不论哪个姑娘都会选我的。”

我恨恨地瞪了他一眼，他明明是在开玩笑，我心里却十分恼恨。

过年的时候到底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，像往年一般冷冷清清。家里的保姆都放了假，我妈做了一大桌子吃的，还有她最

拿手的冻肉。可是两个人的团年饭，到底吃得没滋没味。

大年初一大早，我还在睡觉，突然听见底下闹哄哄的，动静实在太大了，把我都吵醒了。我揉着眼睛跑下楼，从窗子里往外头一看，才发现一堆人堵在我家门口，还有人往我们家玻璃上砸砖头。

我妈木然地站在客厅里，我张了张嘴，她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乖，上楼去。”

我问我妈：“你借人家高利贷了？”

我妈摇了摇头，外头有个女人尖声叫我妈的名字：“邹若莲，你滚出来！你个狐狸精，勾搭人家老公，不要脸的婊子……”

我勃然大怒，可我妈把我往楼上推，那些人把我们家窗玻璃都砸破了，还有人竟然拔着碎玻璃，似乎想从窗子里钻进来。我大声叫我妈报警，我妈却说：“报什么警？还嫌不够丢人么？”

外头吵闹得更凶了，连物业都不敢来管，我妈使劲推我让我上楼去，她的脸因为难堪而涨得紫红，我一直觉得我妈保养得挺好的，但在这一刻，她脸上的肌肉都垮下来，老态顿生。我心里很难过，纵然我妈做得不对，她到底是我妈。我一口气跑上楼，翻到苏悦生的电话，直接打给他。

他明显还没睡醒，连接电话的声音都是懒洋洋的：“早啊，这么早打给我拜年？”

我无心多说，只说有人到我家里来闹事，问他有没有办法。他略略有些意外，说：“我在北京家里……”